

皂角庭钩沉

——记我的老师吕公眉先生（下）

邵育诚

一时贤士尽从游

吕公眉老师是盖县连续两届政协委员，他还参与领导编辑盖县民间文学集成的工作。市作家协会、诗词学会都聘请他担任一定的职务，很多人来信或登门求教，很是繁忙。他一直住着那间小屋，不同的是，学校给他翻修了一下，住址也由农村划为市区了。

对于这一间小屋，他还是一往情深的，他说：“可好啦，冬天炕热，夏天满院青荫。我一点也不寂寞，常有人来。”

是常有人来的。早年在长春教的学生，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李晰倩（摄制过电影《英雄儿女》并参加演出），患了脑血栓，1978年，他由妻子扶着，从长春来看他少年时的老师。学生、省政协副主席张毓茂教授和作家项冶都来看望他。对于这样一位一生默默教育出一批又一批人才的老教师，社会各界都表达了衷心的敬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充闻在营口工作时结识了他，到省里后还多次于春节间来给他拜年，市里、省里的领导都常来看望。他的小院很简陋，倒也算得上清幽，盖州市的诗人来得就更多。三杯两盏淡酒，或者一壶清茶，吟诗论文。深秋季节，皂角树上挂红色的长荚挂上檐头，临风细语，好像在助诗情酒兴，也胜似丝竹铃铎。冬天，红芙蓉满小院，扫不掉，除不尽，一茬又一茬地萌生幼苗。吕老师这时期的诗意境高远，热情洋溢，反映的生活面也更广。有感事抒怀的，如《重来营川有感》《除夕》《言怀》《教师节感怀》，歌颂了国家政治清明，表达了报国的热情；有状写祖国山河景物之美的，如竹枝词等，展现一派盛世升平，反映出人民生活的安定美好；还有大量的诗是写给友人的，如给沈延毅、谈立人、王充闻、张毓茂、韩康乐等人的赠答诗。这些诗感情真挚，形象动人，极富韵味。他虽然年过七旬，而思维之敏捷不减当年。他也异常勤勉，写作时要戴上花镜，花镜外用放大镜。这期间写的散文有《还乡琐记》《七沙雁》《鸟之爱》《白楼深映紫藤花》《南梵寺里小桃花》等。可惜，《西潮沟月色》《白杨树下》

多篇都遗失了。

吕老师84岁生日时，营口市诗词学会要给他祝寿，他坚决反对，但大家还是去看望了他。

那年国庆节期间，党学谦、徐仁政、原学玉、李雅君和我，又去看他。当时，我们还联了句：

白鸥点点沙滩（党学谦）
绿水迢迢连海湾（邵育诚）
五柳门前新立雪（原学玉）
真情一片拜高贤（徐仁政）

吕老师那天身染风寒，但见到我们来，精神立刻好了起来。我们到市场买了肉、葱、酸菜等，和绍光一起，煮了大米小米两掺的二米饭，我还带去了红烧肉、饺子，大家围坐在小炕边上吃喝谈笑。

我即席作了首诗，吕老师给改了几处。我感觉，吕老师对诗的用字是求雅的。

1996年3月17日，他85岁大寿，我们又去看望他。我赠了贺联：

香云襟袖 心底清风朗月
秋水文章 笔端红杏天桃

1997年的中秋节，我们又去看他。这次去看他的还有盖州市委副书记赵起顺。吕老师也是刚病愈。病因：他养的一只小鸟不见了。这只小鸟当初是自己来的，是一只小雏，吕老师把它养起来。前几天鸟丢了，吕老师让绍光去找，哪里找得到？吕老师怕鸟饿死，一上火，病了。

己卯（1999年）正月二十九，是吕老师88岁生日。省、市、县诗词学会联合为他祝寿。省诗词学会副会长姚莹和沈阳航空学院副教授汤梓顺先生头一天就到了；市诗词学会顾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旗，带着鲜花，由学谦和我陪同前往；已经在吕老师家（即郭绍光家）的有：盖州市诗词学会会长、盖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刘瑞，营口市诗词学会副会长、与吕老师同校的孙临清老师，吕老师的独生女儿吕若敏。姚莹、学谦写的祝寿诗词挂满了墙。姚莹先生嘱托我们快些整理吕老师的作品，介绍他的生平以及他和郭绍光之间的情谊。

5月22日，绍光次子郭政风结婚，我去贺。那天吕老师又病了，我把辽宁大学教授申笑梅（吕老师在盐场小学时的学生）的回忆录念给他听，其引花蕊夫

人的诗只有一句半，吕老师接着诵下去，他的记忆力还是很强的。

绍光忙里告诉我，他把栽在花盆里的皂角树苗移栽到吕老师工作过的盖州高中校园里，小树已经活了。我听了很感欣慰。吕老师和郭绍光对皂角树有特殊眷念。皂角树的红荚目睹了师生父子30多年的苦与乐，它像主人一样坚毅刚强，惠及于人，我祝红荚无恙。

（原注：以上写于1999年6月）

青岩红树足吟讴

这篇集外文字基本写完的时候，我准备去省城最后一次查找吕老师早年的作品。吕老师一向不留存自己的作品，就是平反后近20年的作品也不保留。有人告诉他说《嚶嚶曲》中的“夜半推窗月向西”一首被人窃取了，他一笑：“那算什么，别去管他！”弟子们早就想给他出一本诗文集，他坚决反对。今年他过生日时，省、市贤达力主，他才不反对了。张毓茂师兄要帮我查找，但毓茂兄去北京开会，得6月末回沈阳，我等他一回来立刻就去。

7月2日晚，绍光来电话，说吕老师病情加重。我心一惊，马上给市内一位师兄挂电话，我和我丈夫准备天亮就去盖州。午夜时分，又一阵急促的铃声，我本能地感到有大的不祥。果然，绍光告诉我吕老师走了。我不敢相信我自己的耳朵，反问一句：“吕老师怎么啦？”“死啦！”这两个字说得很重，音调是一种异样的声音。虽然对这一消息有准备，可我还是如五雷轰顶，一下子呆了，心里空荡荡的，无话可说。我从未感到夏夜是这么的长啊，望着那多半轮不明不暗的月亮，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吕老师啊，你再等几个月呀，哪怕几天呢，咱爷俩还有很多话没说呢！一代才名，一颗闪亮的星，真就这么快陨灭了？

就在6月初，我曾去看他，把前边的草稿念给他听，他听着，笑着说：“是这么回事。”念到矮墙阶牙上的酒瓶子时，他笑了，说：“叫‘阶牙’行。”我说我的文笔不好，也不知写的是什么体裁。他说：“文无定法，写什么样，就是什么文体。”



1995年8月，吕公眉先生与他的学生合影，左起李雅君、韩康乐、公眉先生、邵育诚、高殿华、马宝财。

我看他累了，没念上一半就停了。农历五月初一（公历6月14日），我又去看他，问他诗中我不明了的事，他说得很清楚。因为他体力不支，我也没问完。午饭后，我向吕老师告别，他叫我在他身边坐着，告诉我：“我不行了，饭也吃不下，一顿就吃这么一点。”他用拇指和食指拢起来比着。他这次病是感冒。我劝他：“您别这么想，好好养病。”他又想起他去年冬底梦中写的《哭哭张汉卿将军》四首诗，他说他那四首诗写得很好。这是他第一次夸自己的作品，并告诉我一有机会就给他发表。我答应了，他还问我怎么发。我说：“如果张将军百年了，马上就发。否则，就在咱们学会的会刊上发。”他还问：“题目呢？”我说：“如果有那一天，就直名《哭哭张汉卿将军》；如在会刊上发，就用《梦哭×××将军》，梦是可以的。”他同意了，说：“行。”往常，到了下午两点，他就催我去赶车，可是这一天，他叫我再坐一会，到了下午两点半，三点，三点半，他还是不让我走。我说：“我在这坐着您不累吗？”

他说：“不累，你再坐一会，你来了我就不累了。”直到下午4点，我才去赶最后一趟汽车。

7月4日，吕老师化作一缕青烟。到殡仪馆向他告别的人，都与他有着一段情感颇深的相遇经历。有的老年人自己打车送他，有的是坐了一夜火车赶到的。虽说他是高龄，可是人们的心情还是很沉痛，回顾他的才华学问，述说他的为人，他的善良、真诚、热忱，他的正派严谨，他的淡泊、旷达，他的超人的记忆和

智慧。弥留之际，他告诉绍光：“我看这本书啦。书名《山城拾旧》或《还乡琐记》都行。”绍光说：“那就叫《山城拾旧》吧。”他同意了。

吕老师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儿女，我也在其中。有一次他跟我说：“你把宝才（我丈夫）穿过的旧衬衣给我找两件，穿在里面软乎。”绍光在一旁说：“你老了，怎么跟人要衣裳？”他听了不高兴地说：“怎么的？她是我闺女。”我给他找两件，又做两件纯棉布的衬衫。以后我去了，他挽起袖子让我看：“你看，穿着多舒服。”我作为他的女儿，没有好好服侍他；作为学生，也没好好向他请教。绍光说，他临终那天提出要吃肉，绍光急忙上街买了点熟肉。我听了非常后悔，没有再给他做点红烧肉，他爱吃我做的红烧肉和烧排骨。这种后悔的滋味是永远挽回不来的。我扶着冷棺，泪水潸潸。才于寝榻频问道，旋向棺旁竟哭灵。绍光一身缟素，在尽孝子之礼仪。

吕老师独生女儿吕若敏恸哭苦命的爹爹，苦命的自己，那情景，叫人心肝震裂。

吕老师丹青燃尽，瘦干了，但神态安详，紧闭双目和双唇，永远地安睡了。在《山城拾旧》出版后，市有关部门把他老人家安葬在古迹莺花的青石岭山上，与沈延毅先生为邻，让他朝着廓朗的天空。“青岩红树足吟讴”，这是他的诗句，他喜爱的环境。我不寄纸钱了，只以他喜欢的“东韵”四句送我的老师。

皂荚诗音一去空，清泪别泪杜鹃红。
山城碧岭千千树，尽是杏花桃李风。

吕公眉小传

吕公眉（1912—1999），族名吕能宗，1912年壬子正月二十九（公历3月17日）生于辽宁省盖平县城南福海街一个中医、教师世家。祖籍安徽省旌德县庙首村。旌德是徽文化的发源地，庙首村吕氏为望族，历代多出文化名人。近代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女词人吕碧城，族名吕贤锡，就是吕公眉的族姑。吕公眉曾祖吕伟春于太平天国时避江南战乱之灾，辗转迁徙到盖平县，在城内开设“天一堂”业中医。祖父吕烈壬开“大生堂”药铺，兼业中医。父吕贤慈，字仁斋，是清末秀才，曾任盖平县第二小学校长、县文化馆馆长，晚年任盖平县西关中学国文教员，能诗擅文，所作散佚，1950年病逝。生母陈氏（吕仁斋继室）相夫教子，持家甚严，1949年病逝。二叔早夭，三叔吕贤德经营药铺行医，四叔吕贤志任西关中学教员。吕公眉排行第三，兄弟四人，两兄及弟均有文化，从事平常工作。公眉先生幼承庭训，爱好诗文，8岁入学，先后在盖平火神庙第二小学、兴隆寺私塾、奉天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就读，

1929年越级考入奉天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32年毕业。此时经“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不能继续深造。

1933年5月，吕公眉到长春第十五小学任教员，从此开始他终生从教的职业生涯。后到长春市立第一两级学校、市立大经路两级学校任教，语文教学兼教。1941年到长春伪满洲国教育学会任编辑，编《建国教育》杂志中的《满洲学童》专栏。1944年3月因躲避日寇对文化人的迫害，回到家乡盖平县任芦屯区盐场小学校长兼教师。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2月到长春市任第二中学、第一中学高中部国文教员一直到解放。1949年返回故乡，先后任盖平县第一中学和第四中学的初、高中语文教员。1955年8月任营口市高中语文教员，业余担任营口市、市人委干部文化补习教员。1957年被错划右派，经过一段下乡劳动和政治学习班集训后，于1962年退职到盖平县城公社自治生产大队董家沟村务农。1979年平反后执教于盖州市教师进修学校直到退休。吕公眉先生一生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关心学生，言传身教。他自幼聪颖好学兼承庭训，博览群书，对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历史、哲学均颇有深厚的修养，讲求教学方法，辛勤工

作60余年，桃李遍天下。弟子中在治学、从政等各方面卓有成就者不胜枚举，如张毓茂、申笑梅、于国石、张德孝、张大凯、李晰倩、邵育诚等，都一直和先生保持亲密的联系和往来。

吕公眉先生是蜚声东北的著名作家，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散文、诗歌发表于《麒麟》《盛京时报》《兴亚》《新潮》《新满洲》《华文大阪每日》等报刊，虽然表面上谈风月、咏花草，但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包含着倾诉不尽的山河之痛，因此引起日寇汉奸嫉恨，欲施迫害，使先生闻风逃匿家乡。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后，先生在《辽宁文艺》（《鸭绿江》前身）《芒种》等杂志发表了《慈恩寺》《山城拾旧》《念珠桃》等散文，晚年也不辍笔耕，写了《还乡琐记》《七沙雁》《中心如噓》《白楼深映紫藤花》《钓蟹》《鸟之爱》等等许多篇散文，发表于《辽河》杂志、《营口日报》等。先生的散文清新隽永，典雅精致，自成风格，篇篇堪称精品，深得时誉，广泛流传。

吕公眉先生是享誉诗坛的旧体诗人，新中国成立前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创作过大量的精品。先生尤擅长绝句，服膺王渔洋的神韵说，所作清丽淡雅，神韵飘逸，意境深远。作品发表

于《金牛山诗抄》《旧体诗词》《辽海诗词》《当代诗词》《中华诗词》。其《重来营川有感四首》在首届全国诗词大赛“老龙口杯”（辽宁）大赛中获二等奖，和辽宁省诗词学会、省作家协会颁发的“创作丰收奖”。中华诗词学会主办的《中华诗词》2011年第一期《着旧遗音》专栏刊发了先生诗作21首，是在全国最高格的待遇。先生的诗还被毛谷风教授编的在当代最有影响的诗选集《历代七绝精华》《当代诗词举要》选入。先生担任金牛山诗社首任副社长、营口市诗词学会顾问，很长一段时间担任营口《旧体诗词》主编（其间有两期《辽海诗词》主编），1996年被评为营口旧体诗坛十家之首。2000年其遗作诗文集《山城拾旧》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邵育诚、郭绍光主编，王充闻作序。先生是营口旧体诗坛的榜样和旗帜，关心后辈，携掖后进，党学谦、邵育诚、韩康乐、赵秉泉、孙临清等等多受其沾溉，各有进步。

吕公眉先生一生经历坎坷，性情豁达，甘于清苦，不汲汲于名利，不戚戚于贫贱。他于1937年结婚成家，妻子叶芸，盖平县人，毕业于女子师范学校，先后做过小学教师和中学的图书管理员。1950年公眉先生39岁，因两人感情不和

离异，后叶芸再嫁，于1962年病逝。吕公眉先生没有再续娶，始终一人生活。其有一个独生女儿吕若敏亦不在身边，出嫁后住在盖平县安平乡。1960年代一个好学的青年郭绍光先生道德文章，主动找上门来拜师，并与先生长期生活在一起，照顾先生饮食起居，侍奉汤药，38年如一日，为其养老送终，使先生能于困顿中得享天年。郭绍光先生的义举在盖州、营口、辽宁传为美谈。

吕公眉先生经历几个时代，始终热爱祖国，尤其热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他常说，他经历了好几个时代，只有共产党最好，社会主义最好。他晚年所作的诗词，集中地满腔热情地歌颂党的改革开放路线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先生曾任盖县第六届政协委员、营口市作家协会顾问。

（孙临清 整理）



营口文化记忆 (9)

OPPEIN 欧派 橱柜

高端厨房定制专家

欧派橱柜 定制中国好厨房

代言人
孙俪



26
年品牌历史

中国橱柜
标准制定参与者

博士专利
234项国家专利

「有家 有爱 有欧派」

地址：营口市渤海大街三高中斜对面

电话：2977222